

莉萨·杰克逊浪漫悬疑小说系列

MOST LIKELY TO DIE

死亡边缘

[美] 莉萨·杰克逊 等著
高胜兵 译

清醒，疯狂，多角恋爱
追杀，逃亡，罪有应得
孽情，报复，谁对谁错

二十年的处心积虑
演绎一场
死亡边缘的爱情保卫战

安徽文艺出版社

MOST LIKELY TO Die

死亡边缘

[美] 莉萨·杰克逊 等著
高胜兵 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死亡边缘(Most Likely To Die)/(美)莉萨·杰克逊等著;高胜兵译.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8.5
(莉萨·杰克逊浪漫悬疑系列)
ISBN 978-7-5396-2975-9

I. 死… II. ①莉…②高…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49164 号

引进图书合同登记号:1200514

Most Likely To Die by SUSAN LISA JACKSON,
WENDY CORSI STAUB AND BEVERLY BARTON

Copyright:© 2007 BY SUSAN LISA JACKSON, WENDY
CORSI STAUB AND BEVERLY BARTO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KENSINGTON PUBLISHING CORP.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8 ANHU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死亡边缘(Most Likely To Die) [美]莉萨·杰克逊 等著 高胜兵 译

责任编辑:汪爱武 沈喜阳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圣泉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230071

网 址:www.awpub.com

发 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安徽江淮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00×1000 1/16

印 张:24.25

字 数:400,000

印 数:8,000

版 次:2008 年 5 月第 1 版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5396-2975-9

定 价:36.8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LISA JACKSON

感谢贝弗莉·巴顿、温蒂·柯希·史姐博

两位好友的鼎力合作。

——莉萨·杰克逊





楔子

俄勒冈州,波特兰市

圣伊丽莎白中学

1986 年情人节舞会

她究竟想要我怎样呢?

杰克·马尔科特已烦透了这样揣测她的意图。她势必要向他提出一些要求。于是,他只好待在这寒冷刺骨的夜里时刻准备着,周围的空气冷得要结冰。

臭婊子!

他不知道他是爱她还是恨她。

可能两者兼而有之。

他点燃了一支烟。他手指颤抖,这是那场车祸落下的。在那场车祸中,他失去了最好的朋友,连自己的性命也差点丢掉。

伊恩。

上帝啊,他怀念起那蠢蛋了。要是伊恩没被甩出挡风玻璃,情况会大不一样的;要是他那该死的脖子没被摔断,情况也会不同的。真他妈的糟糕!杰克的脑际仍回响着那玻璃破碎飞溅的声音,回响着那轮胎爆裂的声音,回响着那金属挤压和断裂的声音。接着,伊恩的脸也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他的脸由于日照太多,斑斑点点。不过那张脸也很快闪去了,不需要杰克来摆脱

它。有多少次,杰克思量着:如果当时情况对伊恩有利,结果会怎样呢?如果伊恩还活着而死去的人是他自己,那结果又怎样呢?

越想思绪越乱,他困惑了。

现在,一切似乎都烟消云散,淡化了……喜悦之情也消失了。

他使劲地抽了一口烟,想到了口袋里的镇痛剂:非兰德斯医生总是依据那个处方给杰克开了一次又一次的药,却几乎不问他的病情,好像就是知道他的病痛。那白色的小药丸对于杰克心灵深处的伤痛来说简直是毫无用处的安慰剂。

马尔科特,要撑住!他自言自语。他很恼怒他为什么穿着这倒霉的进餐晚礼服,站在这儿怀念着那场舞会,焦急地等她。究竟什么时候才知道她的意图呢?

清了清嗓子,他转身看着圣伊丽莎白中学校园最阴暗神秘的那个角落。

为什么这样无缘无故地和她秘密会面呢?

因为她是个疯子——你是知道的,你一直都是知道的。

杰克深深地吸了一口烟,让烟从鼻子里缕缕冒出,在寒冷的空气中慢慢散开。一只手随意地摆弄了一下头发,抬头两眼凝视着漆黑的夜空,天上的星星很少,但他并不关心。他厌倦了谈论那场车祸的悲惨后果,厌倦了应付那女人带来的问题,厌倦了和这该死的人世间打交道。倒霉的十八年已过去了,有时他感觉他是一个废人,生活毫无意义。

然而,她在哪儿呢?

他环顾了四周,想看看她是否出现。

他等得不耐烦了,扔出那万宝路牌烟头,看着它在黑夜中划出红色的弧线,然后落在霜冻的草地上,嘶嘶地响,直至熄灭。他抬头瞥了一眼低挂天空的圆月,耳畔传来了山那边低音吉他的轻唱。心情烦躁,他来回走在约好会面的那棵橡树下,要崩溃的神经犹如他祖母陈旧的立式钢琴里绷得紧紧的弦。光秃秃的橡树立在树篱丛中,在夜风中瑟瑟颤抖,枯老的树枝像骷髅的手臂划破夜空。

他待在树篱深处,没人能看得见他,即使三楼那狡猾的老修女。老修女负责看守这数亩校园,住在那上百年砖砌的房子里。

待在这儿，他感到毛骨悚然。这儿杂草丛生，曲径通幽，圆形的拐角和死角之处摆放着长长的凳子；这儿修建了喷泉，竖了些雕像。他所在的橡树下，麦当娜的雕像仁慈地注视着地面，双臂高举，一声不吭，白色的躯体像漂白过的白骨。雕像的周围是修剪成各种各样生物形状的灌木，此时此刻，它们似乎是出自魔鬼之手的邪恶生灵。

噢，看在上帝的分上，它们只是些植物，马尔科特，不会是什么东西。

很快他更生气了，瞥了一眼手表上的数字显示屏。

她迟到了，大约已过了十分钟，那么再等五分钟吧，然后，他走了……像一个幽灵。

况且，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做，不能在此耗时啦。

啪！

他急转身看了看，是树枝断裂声。

没见到任何人的踪影。

“嗨，我在这儿。”他镇定自若地说道。

毫无动静……什么回应也没有，只是远处传来轻弹的音乐声和大笑声，以及耳边轻柔的风声。

有偷偷摸摸的脚步声。

他脑后的毛发直立起来了。

一定是她！

对吗？

“该是你出现了吧。”他对着黑漆漆的地方说，心怦怦地跳。

“我正要对你绝望了。”

她还是没吭声。

上帝啊，她有什么问题吧？

她总是捉弄我，让我伤透脑筋。

想到这里，他笑了……可能，那就是她所想要的。该是继续追寻她的时候了，在由修剪的灌木丛构成的曲径里找找她吧。

他又听到了脚步声，而且现在脚步声更近了。同时，还有其他的声

音……呼吸声。

哦，她近了……

“我知道你就在那儿。”他轻声地说。

同时他忍不住喜形于色，咧嘴而笑。

她还是没作出一点儿反应。

这样更好。

“就随你的便好了，”他说，“我终会找到你的。”

在黑夜中，他眯着眼寻找，终于发现眼前一黑影稍微晃动了一下……不料，那黑影很快逃离了那片园林的交错阴影处，消失在夜色中。

她故意这样做的。

一阵热切的期盼使他脑子发热，他已热血沸腾了。

杰克·马尔科特一定会迎难而上，绝不退却。

杰克究竟在哪儿？

他已走了十多分钟，克尼斯顿第一次心生疑虑，担心自己已被甩了。这一切发生在那个中学舞会上。杰克是她新交的男朋友，他们的恋爱关系刚进行了两个月。所有这些听起来就像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失恋歌曲中的歌词一样。

*不要恐惧，他说他很快回来，很快就能找到他。*她自言自语。

找到杰克并不难。六点零四分，他还站在那儿，他比大多数男孩要高出半个头，比一般女孩要高出一英尺，所以为什么她不能找到他呢？“你在哪儿，杰克？”她嘟哝着。杰克·马尔科特毫无疑问是个健壮的美男子，高挑的身材，宽阔的肩膀，浓密的棕色头发；他那几乎是羞涩的微笑曾使多少女孩为之心跳加速。

克尼斯顿扫视着那拥挤的健身房，就连这破旧的健身房的角落和断裂处也不放过。古老的橡木下吊着众多的闪光灯，在华盖形的灯光下，为数不多的人正成对地跳舞。人们的谈笑声大多被杂乱的音乐声淹没了，音乐师还施放了烟雾，从而使这古老的建筑笼罩在一片阴森而暧昧的氛围中。大约已是深夜十一点了。男孩们大都脱掉了领带和夹克，而女孩们仍穿着丝绸外套，

她们的外套或编织着花边,或薄如蝉翼,或做工讲究,细腻光滑,或装饰着夸张的荷叶边;然而令人倒胃口的是:波特兰的女子天主教学校最后一批学生们还穿着日常笨拙的制服。

明年,男女分班制的最后一个堡垒,圣利兹学校^①,就像她的兄弟学校或姊妹学校一样,不得不实行男女同班,并无统一衣着的规定,平信徒教师会多于神职修女。欣慰的是,克尼斯顿的高年级班差不多是最后一届具有男女分班、衣着统一这样传统规定的班级,她认为这样的班级最老土。现在,人们甚至谈论更新学校课外活动,以至于传闻以后情人节舞会将不会仍在那个破旧不堪的老健身房里举办,那里举办过此种舞会有近七十次之多。以后情人节舞会可能在其他更凉爽的地方举行,诸如波特兰艺术博物馆,或往来于威廉·密特河上的某艘古老的轮船上,或波特兰境内某一世纪之交的宾馆舞厅内——除了这个邋遢不堪的健身房以外的其他任何地方。

“喂,克尼斯!”^②正当一首歌曲结束时,嘈杂声中传来一声女性的叫喊。

克尼斯顿转身看了看,是曼迪·金叫她,她乌黑的头发高高地盘在头顶上,拥挤在人群中,匆匆忙忙。她娇小敏捷,正迂回于对对情侣之中向她走来。克尼斯顿顿时内心叫苦不迭。曼迪是她一些快言快语,喜欢挑剔别人缺点的朋友之一。她确实令克尼斯顿头痛。她是A等生,不仅是足球队队长,还是荣誉团体的主席,已被斯坦福大学录取了。今晚她穿着光彩熠熠的黑色长裙,后背敞露很多,足以令修女玛丽·麦克大发雷霆。“杰克在哪?”她问道。

我要是知道就好了。“我想,在外面吧。”克尼斯顿敷衍着,同时她发现了曼迪身后的男友,他是个高高的、帅气的亚裔小伙子。他注视别人时几乎不眨眼,以至于克尼斯顿断定他是戴着隐形眼镜。他高出曼迪很多,一手抓着她的肩膀,看上去他在操纵她的走向。

“哦,”曼迪抬头向后看了看她的男友,介绍道,“你知道,这是波以德。”

“知道。你好!”

① 圣利兹是圣伊丽莎白的昵称。——译者注

② 克尼斯是克尼斯顿的昵称。——译者注

波以德的问候含糊不清,显得心不在焉,他专心于他的手指在曼迪细嫩光滑的脖颈上留下的划痕。他姓宋,所以别人总拿他的姓名取乐……称他为“波以德之歌”、“鸟之歌”、“小鸟”,直至最后人们直呼他“大鸟”^①。

“可能杰克正和尼克或迪安在一起,我刚才还看见他们在后门旁边聊天呢。”曼迪讲个不停,还提到了和杰克同上的西部天主男子学校里的杰克最好的两个朋友。西部男子天主学校和圣伊丽莎白女子学校一样,都是教会学校,只是一个全招男生,一个全招女生。曼迪向克尼斯顿靠得更近些了,似乎要向她耳语某个天大的秘密。“嗨,你见到贝拉带谁来参加舞会了吗?他曾被不计其数的学校开除过,包括圣伊戈拿休斯和西部天主学校。现在他去了华盛顿,但据波以德讲,今年他已两次被勒令停学,两次啊!”她装着不相信,而她的语气却透露着一丝的羡慕,羡慕他做了使她恐惧却又令她向往的事。波以德在一旁点点头。曼迪像个阴谋家似的继续神秘地说个不停:“真奇怪,他也能参加这个舞会。贝拉又是怎样想的呢?”

谁会在乎这些?克尼斯顿这样想着,当然她没讲出口。当曼迪信口漫谈着舞场上对对情侣时,她两眼却在人群中搜寻杰克的踪影。

克尼斯顿只需要找到杰克。

波以德一直用手摩擦着曼迪的肩膀,轻轻地抚摩她的皮肤。很明显,他希望借此使曼迪芳心愉悦,同时毫无疑问,这简单的触摸正使他心醉神迷。曼迪对此无动于衷,没有觉察,只是继续漫谈:“看来,杰克是否已走了?我怀疑他去找琳赛了……刚才我看见了他们在聊天,是在走廊的那边。”说着,手指着健身房那两扇宽阔敞开的大门,大门的周围都是充满氦气的红色和白色的气球。

“我猜他准是想抽支烟,到外面去了。”

曼迪吃惊地抬起了眉毛,明眸凝视着克尼斯顿,但光亮的嘴唇上的微笑没显示出一点儿的怀疑,说道:“准是。”

^① 波以德·宋的英文全名为 Boyd Song, 而 Boyd 与英文单词 bird(鸟)谐音; Song 作为英文单词,意为“歌,歌曲”。他英文绰号分别为 Bird Song, Birdie, Big Bird, 汉语的意思依次为“鸟之歌”、“小鸟”、“大鸟”。——译者注

波以德一直抚摩曼迪的肩膀,此时更是不眨眼睛,目光呆滞了。哇,他真的自我陶醉了。克尼斯顿不敢向下看,害怕看见他那租用的进餐晚礼服的裤子暴露出他的兴奋。

当蒂娜·托纳的歌曲《这和爱有什么关系》响起时,他的手被曼迪抓住了,从而使他缓过神来,一起走向舞场。

很庆幸,克尼斯顿又可以单独一人了。

但仍不见杰克的踪影。

唉,真糟糕,杰克已走了半个多小时。克尼斯顿却不是那种站在角落处静静等待的女孩。杰克的离开使她疑虑重重:他是勾搭上了旧日情人琳赛,还是抛下了她而和朋友们一起寻欢作乐去了呢?当然,她一直尽力摆脱这痛苦的臆想。

摆脱不了。

强作微笑,她小心地穿过那纷乱的人群,有熟悉的面孔,也有几个陌生的面孔。在这半明半暗之中,她不能分辨出谁来自圣伊丽莎白学校,谁来自西部天主学校或华盛顿学校。她对这些也并不在乎。

她从一个穿粉红色外套的年长女陪^①身边走过,出了门,进入那寒冷的夜色中。

琳赛·法雷尔黑色的头发盘在头顶上,在高高挂在头顶上的安全灯淡蓝色的光辉中她的脸显得疲惫苍白,她差点撞上了克尼斯顿。“噢,对不起。”她轻声地道歉。但很快她认出了克尼斯顿,便急忙停了下来。琳赛穿着浅蓝色无袖套裙,手臂裸露在外,她双手交叉放在胸前抵御着冬天的寒气。“外面太冷,咱们进去吧。”她瞥了瞥她的手臂建议着。

“我在找杰克呢。”

“哦。”她撅起了嘴,皱着眉。顿时,空气中充满了无言的指责。克尼斯顿怀疑琳赛仍爱着杰克,他们分手的原因至今无人知晓。

“你见过杰克吧?”

“我?没有。我的意思是,有一阵子没见他了……”渐渐地她停住了说

^① 年长女陪是指陪同有些年轻女生参加舞会或此类社交活动的年长妇女。——译者注

话，一边慢慢地朝那开着的门移去。

“早些时候见他了？”

“是的，那时他和你在一起。”

“迪安在哪儿？”克尼斯顿问道，此时她怒火中烧，越发厉害。

“迪安和尼克去看查德·贝尔蒙特的新车去了。”琳赛冷得发抖，她抬头看了一眼天上的月亮，皎洁的月亮犹如冰盘一样。“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夜晚，不是吗？”

确实是不可思议，克尼斯顿有同感。现在看来她的朋友小圈子里没人和她的男友在一起。情人节舞会不正是应该这样吗？非要聚在一起吗？非要在一起相爱吗？要不，这是她在自欺欺人？她是否只是一个蠢蛋，不可救药、异想天开的人呢？为什么总有一个晚上要与其他晚上不同呢？

或许，今晚确有些不同，即杰克在移情别恋。他是想和旧日情人重归于好，还是另有真爱呢？

但是，琳赛就在我身边并不和杰克在一起，而且面色苍白，神情紧张，恨不得立即逃离我。虽然杰克和琳赛在圣诞节前分手，克尼斯顿仍感觉到她和杰克偶尔有神秘幽会。她和琳赛的关系当然也因此受到伤害。于是，克尼斯顿试图打消她的忧虑，说：

“琳兹^①，你看，如果这样对你来说很不舒服——”

“什么？”

“我指的是我和杰克在一起。”

琳赛扫视了一下周围。“是你和他在一起？”她问道，然后不耐烦地摇了摇头。此时克尼斯顿的脸一下子红了。“瞧，我没时间谈论这些了。”琳赛说完就急忙离开，进屋里去了，丝绸的裙下摆沙沙作响。

忍着火辣辣的内疚感，克尼斯顿转身向停车场走去。她深信她爱着杰克而且一切会因此而顺利的。杰克并没有离她而去，他会在这儿的某一地方，或许是和迪安、尼克一起在看查德的新车呢，也许他和他们正在一起喝偷来的啤酒，也许……突然，她的目光滑到了修道院后面的迷宫似的园林，那儿排

① 琳兹是琳赛的昵称。——译者注

排茂盛的树篱纵横交错,密不透风,阴森可怕。

她立刻有种预感,不祥的预感。景随心变,此时周围的气氛也变得可怕了,她的头皮直起疙瘩。

刹那间,她确信可怕的事将要发生了。

琳赛踉踉跄跄勉强进了洗手间,接着从两个涂着厚厚唇膏的女孩身边飞驰而过,在一个隔间里猛吐起来,肚子里的东西全进入了抽水马桶。

“哦,哦……呕……”那两个女孩中的一位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同时,她俩急忙出了洗手间,嘴里小声嘀咕,抱怨人们喝酒。

当身后洗手间的门砰地关上时,琳赛额头上直冒汗。她感到恶心,但一阵干呕后,她立刻感到轻松。正如所有的手册上告诉她的一样,她要面临即将到来的一切。

她是多么宁愿她的恶心是因为她喝醉了。

噢,上帝啊,我怎样去经历这一切呢?她绝望地问自己。

这一天迟早都会来到。

她把一只手放在她那扁平的小腹上,想着腹中成长的胎儿。都是因为那一夜,那愚蠢的一夜。她怎么就那么愚蠢呢,她是怎样想的呢?她是一个优等生,一个深谙生活的优等生啊!然而因为那夜的寂寞无聊,因为那一夜情,她已抛弃了她曾拥有的一切价值追求和梦想。

她闭上眼,深深地吸了口气。深呼吸的她走出了隔间,蹒跚地来到洗脸池旁,往脸上泼了些冷水。顷刻间,她的妆一塌糊涂了,而她以后的大学生活呢?也将是一塌糊涂。你将要为人母了。独自在洗手间里,她头靠在冰冷的瓷砖墙上。

她怎样告诉她的父母呢?独生女儿“怀上了”,母亲定会心碎,父亲也会痛心疾首。她又怎能向世人解释呢?她自己也理解不了。

慢慢地,她平静下来了。

她不能整夜畏缩在洗手间里。她不得出去面对现实。容不得再隐瞒了。真的发生了。她看了看镜中的她。她黑发盘在头上,光亮的蓝色长裙子映衬出了她那婀娜的身材,脖子上戴着她祖母遗赠给她的古老的名贵钻石项

链——她祖母是王族的女性，是法雷尔木材公司财产的继承人。

她怀孕了。

难道奶奶不感到自豪吗？

是的，她比芭比娃娃还要讨人喜欢。

该回到那烦人的音乐中去了。

她挺直了肩膀，急急忙忙出了门，她并不在乎她原本平顺的卷发已凌乱地垂下了，也并不意味着她脸上化的妆已所剩无几了。

刚才不久她对克尼斯顿撒了谎。

实际上她清楚杰克在哪里。

该是摊牌的时候了。

埃里克·康诺利是个傻瓜，一个笨蛋。简直是个白痴！无法想象，拉切尔竟然对他也割舍不下，至少那晚后来是那样的。当埃里克·康诺利往一杯潘趣酒里倒点松子酒后，与修女克莱丽斯交谈时，她一直在看着，认为他非常的有趣……噢，耶稣基督啊！

救救我吧，拉切尔一边想着一边朝相反的方向走去，她需要离开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需要找个地方安静下来，想感受一下不在埃里克身边的感觉，与此同时，修女克莱丽斯小喝了一口调好的酒，品着其味道与香味，然后抓住埃里克干瘪的脖颈并亲密地相互称呼着……

拉切尔内心感到痛苦，随意地看了一下通往停车场的门，看见了杰克·马尔科特出了门。但十分钟过去了他还没回来，他的女友克尼斯顿一直站在人群外，不时地看看门口，看看舞场，好像正在找杰克，似乎杰克甩了她。琳赛·法雷尔也和几个其他的朋友一起出去了。拉切尔还看见了杰克的妹妹贝拉也和怀亚特·戈达德悄悄地溜出去了。杰克的朋友尼克和迪安也早些时候退出了舞场。没有男友的奥娄拉·泽菲尔现在也在外面徘徊在戴琳和劳拉·提里安特的后面。

似乎舞会移到外面来了。

她咬着嘴唇想着杰克。他在干什么呢？她的心有些痛，于是她一再提醒自己，她现在正和小丑埃里克在一起呢。

的确,埃里克很聪明伶俐。

甚至很有趣。

只是他非常迷恋自己,而且有些过头了。

她又环顾了一下四周,发现海勒·斯旺森正朝她走来。

哦,上帝,不应该现在过来。

海勒仍然是丧失至亲的样子:黑色的外裙,黑色的发带,黑色的臂带,眼神是悲哀的。自从伊恩死后,悲痛对于海勒来说就如披风对于贵族们一样,整天相随。但是,拉切尔知道,在海勒层层悲伤之中潜伏着慢慢的、燃烧着的、强烈的愤怒,她憎恨在伊恩丧命之时却幸存下来的那个男孩。

拉切尔想回避海勒,但来不及了。

“我看见你了。”海勒叫道,但脸上没有一丝的微笑,嘴唇紫得发黑,样子倒像模仿中的哥特人。

“你好。”

“你和埃里克在一起吗?”海勒微微皱起了鼻子问道。

“嗯……”

“为什么?”

“什么意思?”

“你为什么邀请他?他是如——此的不成熟。”

拉切尔抬了抬肩膀的一端。即使海勒道出的是她所想的,她也不想和她交谈。

“你应该活得更好。既然那杂种已有了女朋友。”

“杂种?”拉切尔重复着。

海勒斜视着她说:“我知道你爱着杰克,”她气得脸上青一块白一块,殷红的嘴也撅起来了。“上帝啊,拉切尔,你的心已戴在袖子上了——一目了然。每个人都知道你的心思。”

拉切尔退缩了。人们是怎么知道的?要是她没隐藏对他的感情那会是怎样呢?她想到了琳赛和克尼斯顿,她俩是她最好的朋友,都公开表示对杰克的爱并与他建立了恋爱关系。她俩也知道我的真实心思吗?哦,上帝啊,这是件可怕的事。羞愧难当,她感觉脸红得厉害。

海勒眉毛微微抬起，她对拉切尔的反应感到满足……然而，她一直在猜想杰克的行踪，她自己不知道，别人也不知道。海勒费了波折终于想到了这个核心的问题。

她向拉切尔靠拢，乌黑的眼球微微发光：“拉切尔，钟情于杰克仅仅是个极大的浪费，因为他是个失败者，是个杀人凶手。你知道，他杀害了伊恩。”

是的，拉切尔是知道的，整个县的人都知道。海勒时刻不忘肩负使命确保波特兰更多地方的每个活着的人都清楚：杰克·马尔科特杀人后却逍遥法外。

“不要讲了，海勒。”拉切尔说。

“那等到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他才为此付出代价？”

“警察相信，他们如裁判一样会秉公执法。”

“他们是一群白痴！他们隐藏了真相。”海勒点着头说着，对自己的判断满有信心。庆幸的是，那音乐声很大，没人能听见她的话。

“警察为什么要费心调查呢？”

“因为他们压根儿没给出证据。”

就在那时，埃里克过来了，满身的大麻味。拉切尔不知是因为闻到了那毒草的甜香味还是因为她又要流泪了，她的鼻子大声地抽吸着，顿时海勒狠狠地瞪了她一眼。

拉切尔对伊恩的事感到难过，每个人都是这样，特别是杰克。但是，伊恩永远离他们而去了，无法复活。再多的对人指责，对神谩骂或对基督祈祷，都无法让伊恩回到人间，更多的扼腕痛哭也是于事无补。在伊恩出事的那个角落，人们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悼念，留下了不计其数的鲜花和蜡烛。拉切尔和她的同学们曾泪流满面，大声痛哭，每隔一个小时念一次玫瑰经，并为伊恩和他的家人祈祷。这是件伤心的事、悲哀的事、可怕的事。但拉切尔认为这件事中没有任何预谋，那仅仅是件糟糕的事故，同时有望让人们吸取教训：不要酒后驾车。

当时是伊恩驾车。和杰克一样，他一直没系安全带。他血液中酒精量过高，同时伴有少量的处方药。他拐弯太快了，由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他和杰克都被甩出了车外。杰克被摔得肋骨断裂、手臂骨折、昏迷不醒、脾脏破

裂,最终不得不进行特护。但是他最后还幸存于世。然而他时时内疚他怎么就苟且活了下来。

每个人都为失去了伊恩·帕尔斯而悲痛,但海勒的悲痛后来转变成了激烈的愤怒。她声称:当时是杰克而不是伊恩在驾驶着伊恩的车。

海勒看了看表,会意地看了拉切尔一眼,转身朝健身房的后面走去。

“粗暴的家伙。”埃里克评论着修女克莱丽斯,其时一首歌曲刚刚结束,修女克莱丽斯向他走来。“垃圾。”他又骂了一声,并扫视了整个健身房,“喂,拉切^①,我等会就回来。嗯,我——必须去趟卫生间。”说完,他几乎是小跑地穿过人群,企图隐身于人群。但是那个修女,就像一只耐心的狮子慢慢地接近猎物似的,紧紧尾随其后。

此时,拉切尔恨不得有个地洞钻进去。既然这是不可能的,于是,她转身朝门外走去,外面是严冬的夜。在她身后响起了斯普林斯汀的《舞在黑夜》。

今晚她不应该再耗在这里啦,应向埃里克草草编个借口,然后打车回家。然而她并没有这样做,而在外面四处找杰克。

哎呀,这是多么的愚蠢啊! 扔开自己的男友,找一个并不把自己视为女朋友,而仅仅当做“朋友”的男孩。

阴暗处尽是些年轻人,他们尽力逃离屋内年长女陪的视线。一些人在抽烟,一些人在喝酒,一些人在亲热。但是就是看不到杰克。

不要找他了,拉切尔,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巨大的。

然而,她并不理睬这闪现于脑子里的警告,她要一个一个地查看躲在阴暗中的年轻人。

紧随阴暗处,她来到了通向花园的走廊的拐角处,这儿上百年的桂花树、扇骨木树以及针叶常青树交错在一起,枝头在夜空中相互交织,遮住了月光。

这是个藏身的好地方。

这儿可回避不愿看见的人。

这儿她能想到怎样找到自豪感。

她想,我这个懦夫绝不会因为那书呆子埃里克而放弃奖学金和优等毕业

① 拉切是拉切尔的昵称。——译者注